

中秋望月

又到中秋!

中秋是除了过大年之外,中国传统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主题同样是阖家团圆,但总觉得,如果过大年的色彩是大红的喜庆色,那么中秋则是带点淡淡清涼和忧郁的蓝色,大约和嫦娥的凄美传说有关系。

提到中秋,首先令人联想到的就是月饼。月饼最初都是家制,互送邻里亲友尝鲜和联络感情的。现今的月饼包装越来越豪华了,但笔者还清楚记得,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月饼包装大多是纸盒,铁盒装十分奢贵,买的人极少。老上海有种油纸袋装的一筒六个的月饼,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售,纸袋用红丝线一串一抽,无论是自吃还是作为礼品送人,这种包装实惠的月饼都是最受欢迎的,后来不知为啥,这种简易包装的月饼在市场上消失了。都说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讲究人际关系学,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中秋月饼是最早沾上这种功利和市场色彩的商品。特别是对一班小市民来说,每年中秋要送礼巴结的关系实在太多,于是民间就有一种叫“供月饼会”的组织,就是每月向熟悉的有品牌的饼店供一笔钱,就像现今银行的零

岁月神偷

□程乃珊

存整取一样,如是到了八月半前夕,就可以如愿一次性拿到所需量的月饼,大大冲缓了这笔买月饼送礼的支出。香港电影《岁月神偷》中再现了这种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间组织,可怜小小老百姓:每个月节衣缩食,省出供月饼的钱,到了八月半,终于可以拎回所需的月饼。小孩子不懂事,盼到这天,看到爸爸妈妈拎回成筒的月饼,欣喜若狂,结果七大叔八大婶、李经理王科长,分到最后,小孩子只分到四分之一双黄莲蓉月饼,失望得大哭一场。

说到月饼,好像一直是广式月饼在唱主角。诚然,广式月饼个个饱满,油光闪亮,饼面满是吉祥如意的图案,十分抢眼。其实,上海老百姓更钟情老大方等百年老店现做现卖,新鲜出炉的鲜肉月饼。虽然它们外形没有广式月饼那么霸气抢眼,只是在饼面上敲上一个红红的印章,但已是十分喜气,讨人喜欢,伙计根本无需吆喝,那四周弥散的香气就是最好的广告。节前,各老大房的分店门口都会排起长队买鲜肉月饼,大多是退休老市民,也只有他们有时间排这个队。鲜肉月饼,有盒装,也有散装,但大多老百姓都选散装,排了半天队,喜滋滋,

热辣辣地捧回家,那分开心满足之情,满脸洋溢。

中秋团圆饭,虽不及大年夜丰富,但也是一年中很隆重的一顿晚餐。上海人的中秋团圆饭桌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一只嵌宝鸭,也称百宝鸭:是将鸭子破胸开膛后,塞入预先炒熟的糯米饭,饭中拌着切成丁的香菇、腊肉、火腿、红枣、莲心和鸭子的内脏等,塞得鼓鼓囊囊的,然后用棉线将鸭肚缝起来,用文火烧红,炖得香酥却不烂,香喷喷,红彤彤地端上桌。八月半的百宝鸭犹如大年夜饭桌上的满家福大火锅,象征着一家团圆平和、生活富足。

其实,真正传统的中秋节,祭奠祖宗才是头等大事。至于祭奠方式,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但几乎每个家庭都要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将祭拜祖宗列为迷信活动,现在很多小孩子连自己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祭拜祖宗可以让我们明了自己的家史,不忘先辈给我们打下的基础,祭拜祖宗是让你记得“我从哪里来”、你的根之所在。说到底,这是一种民间流传的朴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可能有人会笑笔者小题大做,但只需细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

的家史都不了解,对祖辈先辈漠然无感情,怎么可以想象他会爱抽象的民族和自己国家的历史?

小时候最开心的是,中秋晚上烧香斗。整个香斗都是用大香编成的,内嵌檀香木,烧起来香飘万里,一点不熏人也不会污染环境。老上海有种香烛店专门做这种生意。香斗完全是用香编就,祭奠后由主持家长将酒和祭文放入香斗,然后燃烧。为安全起见,大都放在家中的天井或花园里,一般老百姓没有这么大的私人空间,就放在弄堂里最空旷的地方。因为是中秋之夜,常会有几只大香斗同时火光熊熊地燃烧,边上满是看热闹的邻居,小朋友更是特别兴奋。香斗可以燃上一昼夜之久,这好像是另一种风味的圣诞树。一只只燃烧的香斗,在中秋之夜显得格外壮观,令人不得不对天地日月、大自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之心。我们小孩子吃着祭奠的月饼,围着香斗互相追逐。虽然没有中秋联欢晚会电视直播,但那种欢乐,哪是现在的小孩子能体会到的?

岁月神偷!而如今的中秋,除了吃饭、吃月饼,月饼票送来送去,还有什么值得孩子们长大后回忆和留恋的?

送你一个月亮

□朱敏

入秋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她惦记着家乡的女儿,不知道有没有及时加衣裳。

她家在秦岭深处,一条山路弯弯曲曲,站在家门口向远方眺望,除了山,还是山。看着满山的树木,她心里总是觉得憋屈,怎么这么穷呢,穷得看不到一点希望。

她走的那天,正好是中秋。天蒙蒙亮,路两旁的草上挂满了露珠。她不让丈夫叫醒五岁的女儿,只是在那张红嫩嫩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心里说:妞啊,等妈妈在外面挣了钱,

就回来接你,咱去大城市念书,不像别的孩子为了上学还要翻山越岭的。

丈夫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一句挽留的话来。他知道,她太好强了,当她执意要走时,任何话说出来都是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力量。

他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走了又走,上了公路,长途车过来,她跳上去,挥手催促他回去,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东西塞在她手里。车开了,她打开来看,是一张油纸包了一小块老月饼。她硬硬心,没有让眼泪流出来,随手将月饼扔出窗外。她冲着他喊:挣不到钱,我就不回来!

她看到他蹲在那里捡那块她扔了的月饼,用袖子擦油纸上的土,又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里。她再也忍不住,泪珠一颗颗掉下来,她骂着:没出息的东西,一个月饼值几个钱啊?

到了省城,她傻眼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霓虹闪烁,那些车水马龙,让她一下子不知所措。她相继找了好多工作,去餐厅洗碗,去旅馆打扫卫

生,去扫大街,甚至跟着老乡去捡破烂。可惜都没有干长。她不是嫌工资低,就是嫌活计太下贱,她这才想起了家里的好,只是一想起那漫无边际的穷,就咬牙坚持着,不愿回去。

第二年中秋,她还是没回家。每天忙碌着,像只陀螺,除了钱,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旋转。

第三年中秋,她还是没回家。比以前更忙碌了,她只希望可以早日赚到钱,把女儿妞妞接来,看看这山外的世界。

第四年,她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店,专门卖馄饨、包子,生意在她的精心操持下慢慢有了起色。

过中秋节时,她都忙得忘记了,关了门,坐在店里吃着剩下的包子。手机响了,她接通,里面传来妞妞的声音:妈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咋还不回来?她一怔,放下手里已经冰凉的包子,擦擦嘴上的油,轻声说:妈妈忘记了。妞妞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着:妈妈,我都上二年级了,学校离家不

远,老师每天都来接我们。她嗯着,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妞妞在电话里喊着妈妈,说:妈妈,我们都吃月饼呢,是爸爸去镇上买的,你太远了,吃不上,我送你个月亮吧!

她怔在那里,都有多久没吃过月饼了?她想起丈夫送她时塞给她的那块月饼,当时为什么要扔呢?扔了月饼,就能扔了牵挂和想念吗?

眼泪又涌出眼眶,她一直假装的坚强,一直努力忘掉的家,在那一刻,让她那么脆弱与悲伤。穷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一家人是在一起的,毕竟中秋时不用看着月亮想家。即便一块月饼分成三份,只要一家人一起品尝,那也是香甜的。

第二天,小店门上贴出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转让。有人问她,生意好不好容易做起来,怎么又不干了?她转身看着秦岭的方向,说:我不能让女儿在明年中秋节再送我一个月亮,我要回家和他们一起吃月饼。

月光与白发

□吴建

候着月亮升上来。月亮刚上树梢时是淡黄色的,继而掺入了一点青白,后是完全的洁白如玉。待到月近中天了,父亲就带着我们姐弟四人面对圆月的月亮,把双手合在胸前,许下自己小小的心愿。敬好月神,母亲便分给我们每人一块圆月的月饼。拿到垂涎已久的月饼,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品着月饼的甘甜、水果的清香,那一刻,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轮圆月,洋溢着欢乐。

多少年以后,我远离了故乡,团圆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少,想念父母的时候,就给老家打个电话,而父母却很少给我打电话,生怕影响我工作。有一年中秋,我出差路过家乡。“回来了,回来了!”母亲连声说,父亲的脸上也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悦。看着喜出望外的

父母头发已然变成灰白,一种无法言说的怅惘悄然袭来。在我离开的日子里,父母不觉已渐渐老去。那晚,一轮满月穿云而出,如练月华照亮了我家的小院,也照亮了离人回乡的路。父亲照例摆出那张小八仙桌,月饼、鸭梨、菱角、莲蓬……摆满了一桌,刚刚出锅的月饼还散发着桂花麻油的诱人香味。一切都如儿时,一杯清茶,一双竹筷。母亲抬眼看看圆月,浑浊的眼睛忽然变得迷离,轻叹一声:“又一个中秋!”我不知母亲这轻喟中有着怎样的内容,我只看到父母的白发在月光下闪烁。

“独在异乡为异客。”异乡的中秋,常常是一场欢宴终了,我独自走回宿舍,一路行来,月色是那么清凉、萧瑟,映照着我单薄的身影,连秋风

中摇晃的树影都会令我心中一颤。此时,我觉得,我应该回去,回到那篱笆扎的小院子去,回到那小院的月光下去,回到白发父母的身边去,那是我心灵的星空中最真实的存在,是缪斯给予我的珍贵的恩赐,是瞬间与永恒的展示。30多年过去了,我走过沼泽,走过荆棘,走过荣辱,却从未走出那月光与白发交映的澄澈的梦。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时候读《静夜思》,只感觉它朗朗上口,由于与故乡没有距离,加上少年不识愁滋味,没能领悟诗中隐含的浓浓乡愁。而今又一个中秋节即将来临,如水的月色洒在窗前,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父母那丝丝白发在月光下闪烁。眼下,最想做的就是,拨动电话,告诉母亲:明天,我将回家团圆……

月亮、月饼、岁月……中秋,这个与“月”相关的节日,总让我们品味出许多绵长的滋味来。童年记忆深处的老月饼,与家人、爱人并肩看过的圆月亮,还有岁月流转带来的沧桑之感……

又到中秋,让我们一起望月、品月、赏月,许下人间最美的心愿!

江巴口子的中秋明月

□晓波

有一年中秋,我是在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过的。我们在主管卫生工作的乡干部陪同下,乘一辆大马力的越野车去了一个叫江巴口子的偏远牧村去做普查工作。

乡干部介绍:江巴口子现在还没有通路通电,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信号和手机信号。方圆百里,通知、指示得沿用古老的方法,一户一户骑马传递。医疗条件嘛,当然简陋。不过,一位卫生学校毕业,名叫萨日的姑娘,前年自愿回到家乡江巴口子当了村医,除了正常的医疗保健工作,健康教育、计划免疫、传染病及地方病人

员登记管理都做得很出色,很受牧民们的欢迎。

此后的几天里,萨日尽心尽责地配合我们的工作。从牧民和她之间那亲热劲儿,便知她是个深受草原牧民尊敬和爱戴的人。我们很快也喜欢上了这位热情爽快的草原姑娘。

当草原上繁星闪烁时,萨日总要邀请我们到她的蒙古包里唱歌跳舞。她烧好滚烫的奶茶,用酸奶疙瘩、熟肉干和草原上特有的各种点心招待我们,接下来便弹着吉他为我们演唱《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草原迎宾曲》、《两只小山羊》……

尤其是萨日那优美的沙吾尔登(西蒙古人民一种独特的舞蹈方式,极尽优美、洒脱),摆手舞、姑娘舞、骑马舞,令我们痴醉叫绝。大家都跟着唱啊笑啊跳啊,直到那轮明亮的圆月出现在毡房的天窗,仍意犹未尽。

普查工作结束了,萨日说真舍不得我们走,还说要亲自送我们到乡里。说实在的,我也感觉时间过得太快。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依然来到她的毡房里喝茶、唱歌、跳舞,直到月光斜到了毡房的一边,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早饭时,村主任告诉我

们:萨日不能送你们了,一早就被骆驼沟的奥仁接走了。奥仁的女人肚子疼得厉害,好像要早产。

我们只好充满遗憾地离开了,心中却充满对萨日医生由衷的佩服和敬意。走前,一再嘱咐村主任代我们向萨日问好,并希望她和牧民以后到城里一定要去找我们。

多少年过去了,未见萨日医生和江巴口子的人来过。我也再没有去过巴音布鲁克草原。

每逢十五的圆月升起在天空,我都要朝江巴口子的方向遥望,遥望我心中那轮灿烂的明月。